

随笔

## 深秋的莲

刘克胤

这是秋天,准确地说,是深秋。这个季节的阳光最宜人,也最迷人——温暖而不热燥,明亮而不炫耀。它不像夏日那般滚烫炙人,也不似春光那般轻盈撩人,更不同于冬日那般苍白无力。深秋的阳光,是经过岁月沉淀的,带着一种醇厚而从容的温度,静静地洒落下来,落在渐黄的梧桐叶上,也落在有些恍惚的心上。

周末的午后,我陪妻子和地的几个闺蜜到公园散步。偌大的公园没有其他人,非常安静,也非常干净。妻子和地的闺蜜迈着细碎的步伐,边走边说,不时发出爽朗欢快的笑声。看着她们那么自在,那样开心,跟在后面的我,悄悄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,好偷得一时半会闲眼,让心安顿下来,享受一份难得的宁静。

不远处有一个池塘。我知道,公园管理处在那里种了莲。只是现在这个时节,文人墨客笔下描述的莲的种种优雅姿态和情致,应该是一律看不到了。池塘里田田的叶子层层叠叠,几乎遮住了整个水面。那花呢?有的含苞待放,羞怯如少女;有的全然盛开,白瓣粉蕊,在阳光下灼灼其华,引得蜂蝶飞舞,蜻蜓驻足。那时节,池塘是热闹的,充满生机与炫耀的资本。

好在我并非专为赏莲而来。因此不遗憾,更不沮丧。相反,我倒更愿意看看,这并非赏莲时节的深秋的莲,到底是怎样一副模样。

我就近找了条石凳坐下,目光投向那片曾经生机勃勃、热闹非凡的池塘。

映入眼帘的一切,没有超出我的经验和想象。池塘里,水干得所剩无几,露出部分黝黑的淤泥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才露出尖角那种娇嫩的绿,全然不见;碧盖擎天、红花映日的板板极盛无处可寻。取而代之的,是垂着头的、卷曲的枯萎的叶,东西倒歪、颓唐无力的干瘪的茎,即使一两处还勉强透着些许绿意,也是黯淡之极,了无生趣。若非那些不速之客——杂生的水草

依然固执地绿着,点缀其间,整个池塘可以说是一片死寂。

忽然轻轻吹来一阵风,带着深秋特有的凉意,拂过池塘,发出极其细微的沙沙声。这声音,不似夏日里余音袅袅的哗哗声,更像一声悠长的、无可奈何的叹息。在我坐下来的约莫两个小时里,除了一只长着漂亮羽毛的鸟迅疾飞过,在眼前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我终于没有见到那些池塘昔日的常客——殷勤备至的蜂和蝶,舞姿翩翩的蜻蜓,它们大概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,溜得无影无踪了。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那些最擅长制造热闹氛围、鼓噪不休的蛙,竟也音信全无,早已不知去向。

莲,是真的枯萎了。在这个季节,它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往日的绚烂与辉煌,曾经的赞美与追捧,都如过眼云烟,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它来自深沉的大地,吮吸泥土的滋养,承蒙雨露的恩泽,奋力生长,绽放出极致的美。最终,它又静静地回归了大地。

我,有些伤感。这伤感,既为莲,似乎也为自己,为那渐渐远去的青春和终将逝去的热情,为生命中一切看似牢不可破实则脆弱易碎的东西。

莲呢?我不敢擅自揣测。我不是莲,无法真正知晓它的心境。

或许,对莲而言,只要顺应时令,合乎自然,所谓盛与衰,大都可以看淡。盛开时,尽情沐浴阳光,展现风姿;凋零时,坦然接受命运,收放形骸。不因蜂蝶拥簇而骄矜,不因秋风萧瑟而悲感。

或许,莲明白,任何一种生命,从生到死,由盛及衰,冥冥之中早有安排,如同四季轮回,昼夜交替。自身之力再伟大,也无法让时光倒流,让夏日永驻。抗拒,只会徒增烦恼;接受,反而获得安宁。

或许,在莲看来,蜂和蝶的热捧邀宠,蜻蜓的沾光叨荣,群蛙的鼓吹与叫喊,虽然热闹一时,但也喧嚣纷扰,只不过给这个本来浮躁的世界增添一份付诸笑谈的观感罢了。

或许,莲的一生,本来就是豁达开朗、

睿智洒脱的一生。它根植于淤泥,却不染污秽;它盛开于盛夏,却不畏酷暑;它凋零于深秋,依然能心如止水,默默忍受属于自己的那份寂寞,那份苍凉。

或许,它深知,衰败之中,正藏着生命更深刻的真相……

果真如此,我的伤感不是显得太狭隘、太无知、太多情了么?是啊,人自青春年少走来,及至丰茂壮年,一路上,求知,求建树,求闻达,熊熊燃烧激情,如同夏日莲花的绽放,尽其所能,从不松懈,从不怠慢。当力有不逮,或世事推移,环境不许,或年老体衰,回春无术,是不是该清醒地意识到,绚烂阶段已过,可以随时准备投向自然的怀抱,安然接受生命的秋冬呢?毕竟,个人也无非是万物之一,个人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呀,何必念念不忘,过分执迷于那永恒的“盛景”?该放手时即放手,该放下时即放下,心空便阳光明媚,万里无云了。至于那些曾经殷勤备至的“蜂”和“蝶”,至于那些曾经舞姿翩翩的“蜻蜓”,至于那些曾经制造热闹氛围的“蛙”,哪还用得着刻意记起,哪还用得着心生责备呢?

我,不禁为刚才涌上心头的伤感而惭愧。莲的境界,也许远比我能想象、所能理解的更为高格,更为通透。那像人,不懂盛衰而哀乃自然之理,总爱追逐繁华,回避凋零,似乎衰败是一种不洁,是一种应当被遗忘的尴尬。目光再次回到那片看似死寂的池塘。我忽然想起,莲虽衰败,不是还哺育着扎实的藕吗?那深藏淤泥之下、洁白肥硕的藕,不正是莲的生命在沉寂中的延续,不正是莲在寒冬里做的又一个关于盛夏的梦想吗?

起身离开时,妻子正好带着地的几个闺蜜来到我跟前。她们依然说着笑着,一脸满足,仿佛这个秋意融融的周末,给了她们无穷的幸福。此时,夕阳已将天边染成温暖的橘红色。我又回头望了望那片池塘,稀疏的剪影在夕阳下,呈现出一种庄严、静穆的美感。



制图/左骏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zrbsg@163.com

真情

## 落花生

罗裙

“女儿呀,现在是几月份?”  
“八月。怎么啦?”  
“八月,九月,还有两个月离开养老院,我的花生也快吃完了。”  
“放心吧,我记着呢!”

流火时节,热得让人几乎窒息,每周去一两次养老院看母亲,成了一场考验耐力的出行,可我从未来想过放弃。母亲虽年迈,心里却清明,算得清自己在养老院还要住多少日子,也记得提醒我该买花生了。

母亲一生爱吃花生,只吃生的,她说炒熟的花生易上火,花生才健脾养胃、补血养人。每天清晨起床,她洗漱收拾妥当,便坐下来喝一杯蜂蜜水,含一粒冰糖或金橘饼,再抓一把花生,慢慢剥、细细嚼。之后,才用早餐。这个习惯,多年如一日。

蜂蜜、冰糖、金橘饼等,超市里随手可得。唯有花生,不是随时都能买到她满意的。本地花生通常在八月出土。每到这个时节,我总会为母亲买上十几斤新出土的花生。

从前母亲住在我家时,花生快吃完,我便陪她去附近超市。她总让我先去买别的,在自己则扶着助步车,一手拿食品袋,一手在花生堆里一颗一颗地挑。等我转完一圈回来,她袋中的花生还不到半袋。我伸手帮忙,她却嫌我挑的要么太小、要么不饱满,催我站到一边去。她像一台精密的检测仪,绝不容一颗劣质花生混入袋中。

回到家,母亲打一盆清水,把湿毛巾拧干,包住一小把花生反复揉搓。一遍又一遍,直到整盆水都变得清澈。洗好的花生摊在阳台上,经风吹日晒,第二天便可剥食。

不论是我买的,还是托人捎买的花生,母亲都坚持这样清洗。我常笑她:“麻屋子,红帐子,你只吃里面的‘白胖子’,何必这么讲究?”她却认真地说:“花生不干净,剥完壳子是脏的,那我天天吃的就是‘黑胖子’‘脏胖子’啦!”

八月的一个早晨,我刚走到常去的菜市场门口,就看见一个大塑料箱,里面满是裹着泥巴的花生。我问年轻的女店主:“这花生怎么这么多泥?”话音未落,她的公公从店里走来说:“这是我一大早就从地里挖的,泥还没洗,邻居正好开车过来,就顺路捎来了。”他们是附近农村来的,店里不少菜是自家种的,新鲜又实惠。花生

价格和往年差不多,只是泥特别多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专挑个大饱满的。可越往下扒,花生越湿,泥块和花生几乎分不开了。两手很快沾满黑泥。心里暗暗叫苦:这洗起来该多费劲啊!

果然,十来斤带泥花生提回家,我洗了近两个小时。从最初的泥水浑浊,到最后“麻屋子”崭新透亮,水表数字飞转,我也累得筋疲力尽。看来以后还是托别人买,或直接去超市吧,贵点也认了。

曝晒两三天,花生就干透了。一把抓下去,“咔嚓”作响,脆生生的,让人心生欢喜。母亲终于可以吃上今年的新花生了。

知道母亲惦记着,赶紧给母亲送过去。我把一大袋花生交给她,特意说明已经洗得干干净净,不用再费劲擦了。她先是一喜,接着半信半疑地看看我,又摸摸花生,终究没完全放心。我转身离开她的501房间,心里暗想:“随你吧,反正我任务完成了。”

几天后再去养老院,母亲照例开着空调敞着门。她觉得这样既凉快又通风。曾劝过几次没用,也就随她去了。我正在卫生间为她手洗一件衬衣,听见门外传来513房袁阿姨洪亮的声音:“杨奶奶,走,过生日去!”袁阿姨比母亲小几岁,养老院里的老人彼此称呼不分年龄辈分,随意又亲切。

院里每月选一天为当月生日的老人集体庆生。楼下小广场已被布置得温馨热闹:气球飘动,彩带摇曳,树上挂满祝福卡片,长桌上摆着糕点、水果、软质蛋糕和鲜花,一片喜气洋洋。

袁阿姨是来邀母亲一同下去的。母亲推说天热腿酸,不愿出门。我放下没洗完的衣服,笑着对袁阿姨说:“杨奶奶不去,咱俩去!”母亲见我真要走,只好不情愿地跟了上来。

现场气氛热烈,老人们个个笑容满面。母亲素来讲究,不愿在外人面前吃东西——一来爱干净,二来怕食物从没牙的嘴角漏出来,失了体面,所以她只轻轻用牙签扎了颗葡萄,紧闭着嘴慢慢嚼。她见我剥花生吃,悄悄对我说:“前几日你带来的那些花生,还是拿回去吧。”我一愣:“为什么?”母亲摇摇头,没再开口。

庆祝会结束后回到房间,母亲从柜子里取出那袋花生,沮丧地说:“现在手使不

上劲,一颗花生剥半天才进嘴。吃几颗指尖就疼得厉害……也许是你这次买得太多了。”我心里一紧——明明和往年差不多,却仿佛附着和:“是啊,这次的花生又大又硬,我们不拿回去了,把大的挑出来送你,留些小的您慢慢剥。”

我们母女就坐在那儿筛选花生。这时我忽然想起,母亲最近几次提醒我买薄一点的小方巾。家里只有厚毛巾,我总忘记特意去买。难道她现在连汗巾中都吃力了?

一问,她果然点头:“毛巾太厚,拧不动。水一半流脸上,一半顺手淌腕,麻烦得很……这手太不中用了,花生剥不动,以后吃花生咋办……”

落花生,之所以名中带“落”,是因它花开地表,花落果实才在泥土中悄然孕育。那“落”,是生命转入沉静,在无人看见处盘根错节,终得饱满收成。而我母亲,在八十六载春秋中,也曾如此丰饶地生活。如今她却走向另一种“落”——生命在光阴中渐渐沉寂,连最爱的落花花生,也一颗接一颗地从她手中、从她口中,无可奈何地坠落。

她的忧虑与絮叨,让我瞬间溃防。我强忍泪水安慰她:“这就去买小方巾,再找些好剥的花生。以后我剥好仁,您直接吃就是。”她轻声叮嘱:“花生米,一定要生的。”

“那当然!”我应得干脆,“只要您开心健康地活着!”

谁想母亲从养老院回家一年后,竟真如落花花生一般,完成了生命最后一场“落”。时光倏忽,她归于泥土,已是一载。今年新花生上市,我依然买回一把,安静地剥壳。壳中是饱满的果仁,心中是她坐在晨光里细细咀嚼的模样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也像她一样,在每个清晨空腹吃几粒花生。清甜在唇齿间漫开的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——这不是模仿,而是传承;不是怀念,而是延续。我就这样,在寻常生活的一粥一饭间,活成了她的样子。

母亲的一生,确如落花花生。在完成花开的绚烂与果实的丰盛之后,安然沉入大地。而我,正沿着她走过的路,在人间继续生长。

此文,是女儿于母亲周年祭时,在人间为她献上的一捧无声的思念。

小小说

## 艾老师的幸福生活

刘国瑞

艾老师教了一辈子书,60岁退休,离开了三尺讲台。又突发奇想,主动申请,发挥余热,下乡支教。

“你说你一大把年纪,霜打的头发,犁过的脸,不说好好待着歇歇,还折腾个啥?”

老伴拗不过,又不放心,只能一边儿嘟囔,一边儿卷起铺盖,跟着艾老师去犄角村。

犄角村在王庄镇西北的一个岔儿里,村远地偏,交通不方便。女儿父命难违,私家车颇显得差点散了架。艾老师脸朝窗外,仿佛车游,看得津津有味,还不时地按动手机快门。老伴则一脸痛苦,几次嗝得差点吐出来。

远离城市,乡村别有一番风味,没有了密集的车水马龙,没有了林立的高楼大厦。绿树、麦田、溪水、蓝天如洗,白云朵朵,大的像棉花朵,小的像棉花糖,白白的,憨憨的,懒懒的,暖暖的,在天空自由自在,不断变幻着形状,飘来飘去。一切都是那么轻松,那么自在,那么新鲜。

“爸,你退了休,没事喝个茶水看个报,在家陪陪我妈多好,非自讨苦吃。你瞧这个破路,啥时能到头。”儿从反光镜看一眼娘,埋怨爹。

“你知道个啥,我这叫老有所乐,老有所为,一边儿援教和孩子们打交道,一边儿享受大自然的清新,何乐而不为?”艾老师瞅了眼老伴,拉住老伴的手,安慰道:“快到了,再坚持一会儿,胜利马上属于我们了。”

老伴白他一眼,没吱声。

爬上一个个坡,过了一道道坎,一片片低矮的房屋散落眼前。

“到了,到了。前面应该就是了。”艾老师手指前方,心情激动。

村庄愈来愈近,轮廓越来越清晰,村头隐隐约约站着一群人。艾老师忽然像变了一个人,一脸凝重。

“是这里吗?”老伴问。

“嗯,错不了,这就是当年我插队的地方,不管咋么变,我都认得它。”

老伴欠起身,目视前方,既好奇,又担心,对以后充满了未知。

艾老师退休前是全省优秀教师,奖状、荣誉证书摆起来比课桌都要高。用艾老师的话说:“我这一生最骄傲的就是从此选择了一件事,成了一名教育工作者,做一棵大树,撒叶开花,桃李满天下。”

“同学们,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来的艾老师。”当身兼校长和老师于一体的李校长介绍艾老师时,望着台下一张张稚嫩的小脸,艾老师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从前。

“艾老师不仅是省优秀教师,还是鼎鼎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。”

“啊。”台下,孩子们的小脸上个个充满惊讶和好奇。

一周后,女儿打来电话,问:“爸,你和我妈最近咋样?”

“好,好的呢。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,至少年轻了10岁。你妈?忙着呢,又教大姑娘小媳妇们唱歌跳舞去了。”

“爸,你们啥时候回来?”

“还没想好呢,这里山好水好人淳朴,我们准备扎根了。”

“爸,你不是开玩笑吧,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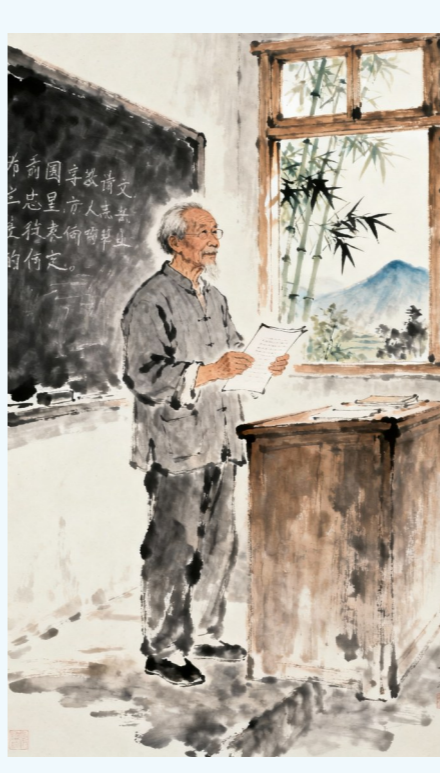
“放心吧,我们想好了,国家有政策,人们有奔头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的生活一定充满阳光。”

“爸,您安排购买的课桌凳子我已经在网上订好了,估计这两天就到。钱嘛,您就别管了,算女儿赞助了。”

“好啊,不愧是爸的小棉袄。等特岗村变了样,老爸第一个给你下邀请。”

一年后,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,一篇篇天真可爱的童诗、童话、寓言故事也从这个偏僻的犄角村里飞向了全国各地,登上报纸刊物的大雅之堂。

每次带着学生们阅读,艾老师都如沐春风,露出一脸的幸福。他仿佛看到了心中的那个童话村正一步步形成,开始有了雏形。



制图/左骏

散文诗

## 归园田居

陈宏波

那五斗米是不是还搁在彭泽县令的公堂之上?

拍拍身上的红尘,归园田居,你成了一个农民。门前,五棵大树,高过天上的云采,与你种豆种诗的生活站在一起。

日出而作,你收拾荒秽,心在不停地拔节,绿绿的、爽爽的;日落而息,扛起锄头,你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路走在没有世俗羁绊的思想里,月光很香,很白,不略脚。

碰到左邻右舍,不论别的,即使被邀作客,三句话不离“桑麻”。归鸟依偎的时光,一壶老酒,就那么浅浅的一口,让你成为水,成为云,成为一双会飞的翅膀。“心远”的梦、“返璞归真”的梦,沉淀在一个个沧桑的壶里。

而不同的是,剩下的时间,你采菊东篱下,不经意间看到南山的悠然心境,流露在笔端,流淌出的清新秀丽的诗句,在悠久且灿烂的历史文化的星空中,孤标傲立,熠熠生辉!

旧事

## 在漂泊

钝刀

王保说,他走了很多学校,这是唯一离开后流过泪的地方。他说的这个地方是漕泊。

王保手拿菜刀砍电线,一路火花带闪电,堪称行业明灯。从读书到工作,先后搞垮了江冲小学、菊镇师范、建宁师专、南师大附中等八所学校,可谓战力拉满,心硬如铁。

说这句话的时候,他站在一棵开花的树下,眼睛里闪烁着星星。那一刻,他诚恳的样子打动了王。

二楼楼道入口挂着一块长方形铁块,这是我们学校的作息发布中心。每天,谢老师手起锤子落,敲响了铁块。他粗壮的手指灵巧无比,铃声轻盈华丽,节奏丰富,花样百出,就像蝴蝶在花间穿过,流萤在夏夜起舞。在这洋溢着漕泊人民浪漫和乐观精神的美妙铃声,钝刀正式开启了职业生涯。

一位面目黧黑的青年走在前面,卷起裤管,他牙齿洁白,不时大笑;后一男子面白无须,梳着过时的中分头,心事重重。这两位分别来自皇图岭、网岭偏远地区的失意壮士,一看就知道没见过世面。光和锐踏进校门,看到晃晃的两大间宿舍,二傻激动得紧紧相拥。感觉从此人生坦途,事业兴旺,通天大道闪闪发光。

穷青年每五天到漕泊市场赶集一次。到场上走走,看人来人往,听市声喧哗,问问蔬菜价格,摸摸衣服质地,路遇相识寒暄数言,十分钟转了一圈,踌躇满志,空手而归。

约好互相串门,十余人衣衫朴素,从小学走到中学,又从中学走到小学。一路迢迢,我们用力说啊唱啊喊啊笑啊。经过建方家菜地,看到夏天的辣椒红了,秋天的萝卜青了,丝瓜在傍晚开满小黄花了。

发了三百元工资就开始打牌,精神小伙玩得不畏死。

廖老师是大烟鬼,喜玩牌,一边烟鬼在上衣不褪滚落,一边连声骂牌“娘个麻皮,娘个麻皮。”刚见孤勇,喜欢打新张,每次甩出牌,假装用力扭过去,搞了一晚上,脖子都受伤了。陈设老师一生唯谨慎,每赢到十块钱,就小心翼翼放入皮衣口袋,“啪”一声按紧纽扣。林兄赢钱了就激动,颤颤巍巍地扫起桌上纸币,收入怀中。荣兄清早哭丧着脸,蹲在宿舍门口烧牌,发誓“再也不打了,再也不打了。”

春天的花开了,十五的月亮圆了。围墙外猫叫犬吠,此起彼伏。来兄一脸憨态,孤枕难眠。他年近三十,尚未婚娶,尝学太公垂钓,却无上钩愿者,不免有些焦躁。站在篮球架下,来兄盯着玲老师,看了五分钟,终于鼓起勇气,完成了平生第一次撩骚:你今天穿了花衣服啊?

某日,来兄红着脸,鬼鬼祟祟在玲老师宿舍旁逡巡。钝刀准备去上课,正好路过,见此情状,顺手抱起来兄,丢到玲老师房间。他从此过上幸福生活,春耕秋收,不亦乐乎。王保年纪轻轻,爱凑热闹,去漕泊场上请入王先生预测,真命天女究竟何时何地出现。他把录音机藏在身上,准备录下大师的话,看看是否灵验。临走时,大师拍着胸脯承诺:乃几,你莫着急。明年,绝对是明年,保证你讨个胖子婆娘,几作味儿。

虽未成家,我们却有共同的孩子:农农。农农出身世家,父亲光辉乃湖谭氏名门之后;母亲文飞弹得一手好风琴,擅烹饪,左手炒菜都能炒出好味道。农农小鬼大,绝顶聪明,常有惊人言行,两三岁时到学校商店买零食,神气活现:“老板拿本子来,我要记账。”高考时轻松夺得市文科状元,名满菊镇。大家很是激动骄傲,奔走相告,好像有自己的功劳:这个农农,当年我抱过,小时候就很不一样……王保感慨,以后如果自己孩子不是农农这样,会气死去。

之后果真,我们都要气死了。

良人抱着吉他,斜坐在宿舍外走廊的桌子上,弹唱《外面的世界》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夕阳西下,良人的女友也成了前女友。

王保买了飞利浦录音机和盗版磁带,天天放田震:朋友你今天要远走,干了这杯酒。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,一醉到天尽头。

三十年光阴易逝,我寄入间雪满头。亲爱的朋友,我曾经一起喝酒,无数次醉倒在宿舍门前的广玉兰树下。世路多歧,终究走远了,走散了。有人说要不一起回漕泊教书,其实只是玩笑而已。而良人居然真的回到了这里,当上了校长。

他不再弹吉他,不想外面的世界,于是戴上手串,喝起了功夫茶。他坐在椅子上,慈祥安静,如远航归来的水手;窗外,孩子们奔跑嬉戏,就像花儿开在阳光下。